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六十一

奉使部 一十

守節

春秋傳曰聖達節次守節蓋士之亢志自守立義不侵可殺而不可辱也乃有是乎之選履不測之險或脅於威勢或遭乎羈繫淪跡於殊俗委軀於匪人乃能精懇內激直節彌勵冒白刃而靡憚濱九死而不悔雖艱阨備至而操守益固用能感動眾敵震聳紀域宣皇靈而無辱折叛臣而自若挺然勁草之首確乎匪石之心斯足以標烈士之孤風為人倫之稱首者已

解揚晉人楚子圍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鄭人囚之而獻於楚楚子厚賂

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君命楚子將殺之速即尔刑對曰臣聞之君能致命為義臣能無信汝則棄之速即尔刑對曰臣聞之君能致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義不行兩信信不愛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奉命已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死而成命也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考成也

漢揚信武帝時使匈奴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乃坐于穹廬外欲致單于

蘇武字子卿為移中厩監移中厩名為之監也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

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尊老之稱盡歸漢使路充

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即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

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即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

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也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為

午候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

送武等會人王與長子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緹王者昆邪王俱

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從趙破於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津所降者陰相

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

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津常能為漢伏弩射殺

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

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七

告之單于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被執單于使衛

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

我見犯過死重負國欲自殺言被匈奴殺後死是為吏

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請貴人議欲殺漢使者

左伊秩訾曰胡官之即謀單于何以復加言謀殺衛律而殺之

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致單于之命武謂惠等屈節

辱命須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

鑿鑿地為坎置煇火煇謂聚火無焱者也覆武其上覆身於坎上也蹈其背以出

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

遣人問武而收繫張勝武愈單于使使曉武諭說令會論虞常

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衛律

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有赦罪舉劍欲擊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

罪當坐武曰本無謀反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歛擬之武不動

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蹄糒王擁眾數萬馬

畜彌山富貴如此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

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

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

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言何用見汝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汝

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魯為

九郡究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

未耳若知我不降明若汝也言汝知我欲令兩國相攻匈奴

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

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

齒武置大窖中

一未粟之窖而空者也

絕不飲食天雨雪臥齧雪與旃毛

并咽之

也咽吞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

牧羝羝乳乃得歸

羝北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誕此言示絕其事若太子丹烏自頭馬生角之所也

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無人治賞

掘地鼠去山實而食之

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去謂藏之也

杖漢節牧羊臥起操

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

檠方弩

繳生終縷也可以弋射檠謂輔正方弩也

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

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服匿如罽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罽

受三斗沂曰服匿

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

丁令即上所謂丁零

耳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

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

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室

自古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

武兄嘉

從至雍城

陽宮扶輦下除

除謂門屏之間

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

刎斷其頸也

也賜二百萬以葬孺卿後祠河東后土

武弟賢

官騎與黃門駙馬

爭舩

官騎官也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入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全田碑傳曰養馬曰黃門也

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官騎亡詔命孺卿遂捕不得惶恐飲樂而

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

不幸亦謂死

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

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

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若如此陵始陵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嘉

以老母繫保宮

百官公卿表云工武帝太初元年

府屬官有居

子卿降何以過

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七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

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
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
今復殺身自效雖象斧鉞湯鑊誠其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軀陵
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營
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
泣下霑襟與武決去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
盡白矣後

漢來歙光武時大中大夫建武二年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
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
歙為中郎將時山東畧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乃使歙喻

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猶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恚

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

遣伯春委質

囂子恂
字伯春

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

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因歙前

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扶節就車而去囂愈怒王元

勸囂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

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

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送矣外人有議歙

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重兵貴和而

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

下之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所

折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况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
我歛為人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
夫皆信重之歛為其言蠶聽之故得免而東歸

鄭衆明帝永平中為越騎司馬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
親八年帝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衆
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復欲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
聞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
今西城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心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
便偃蹇自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駭議者不敢復言
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折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
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國士言臣前奉使不
為匈奴邦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御命必見陵折臣誠不
忍持大漢節對羶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
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
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
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為君司馬
加優厚焉

种邵靈帝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董
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邵迎勞之因遣令還軍卓疑有變
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靡遂前責
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

郭濤為尚書即時獻帝遣濤喻郭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濤因罵汜曰卿真庸人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記得濤言切意乃少諭馬日磾為大傅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

蜀劉巴零陵蒸陽人初曹公征荊州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往零陵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為恨

吳馮熙為中大夫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勵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後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飢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群與熙同郡使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為迴送至摩陂歆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惧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

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文帝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魏

諸葛瑾為中司馬漢獻帝建安貳拾年大帝遣使蜀通好錙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晉張淳為涼州牧張駿治中從事使於後蜀司隸校尉景騫言於李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為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隨便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返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

前秦姜讓為符丕侍郎南燕慕容容垂既僭為位眾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符丕乃遣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奎輿勒王誠義邁跡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柰何棄崇山之功為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安全長樂公使盡眾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隣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况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反者孤亦豈窮兵勢耳今事已然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襄厲色素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晉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藩宣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

之孤萬里之命柰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反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窮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過於唐衛居俠東之任為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製冠豸冕拔本塞源庶可自修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縣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為送鬼竊為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救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雖救之無益乃遣襄歸

後燕梁琛聘於秦既至而秦主苻堅田于萬年將禮之琛辭為秦主遣辛勤謂之曰賓至主裁君烏得辭且天子無外故曰行在所而春秋又有遇見之禮有何不可乎琛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可云然今零命既分乾光派別勢均議等禮絕茲談况昏亡齒寒輔車之義乎故桓溫寇境而貴朝同恤敵邑愧報以為君憂秦人使臣未嘗不齎乾不食爵盈不飲而敬恭待命享禮有加今寇虜已獲繼尋舊好會遇之禮豈其時乎遐賓小使誠勢屈於主然苟不以禮不敢聞命堅嘉琛有奉命之才乃以行宮具禮以見堅問琛曰燕人物為誰琛曰大傳評明德茂親兄輔王室吳以垂雄畧冠世秀邁絕倫內贊百揆外禦四國其舍或以文昇或以武進未有賢不受任官不永才者雖周文多士漢武得人未有過也琛從兄弄時為秦尚書郎堅令琛就之琛曰昔孔明使吳與兄瑾唯公庭相見君子志之往賢盛事豈可忘乎堅乃勅弄就琛微訪燕之得失琛謂弄曰琛之在燕亦猶

元之在秦人臣之禮各為本國燕之美事恐非秦所欲聞縱曰
月之過復非臣子所宜論也堅聞而嘉之堅令其太子宏見欽
使琛拜琛曰昔太子以士礼者欽其由賤至貴以塞盈心在國
不臣其父之臣况鄰國之臣乎且苟無純敬則禮有往来非敢
荅恭但惧降屈為煩耳秦人不能對原禮以歸

南齊顏幼明為平南將軍武帝永明元年幼明及冗從僕射留
思教使後魏時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後魏主客郎裴叔
業曰今日我等啣使上華來造卿國所為抗敵在乎一魏自余
外夷理不得望我之上况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
躡踵思教謂魏南郡尚書李思冲曰我聖朝處魏使未嘗與小
國列卿亦應之思冲曰實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耳比聞生起
甚高足以相報思教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耳魏國必
纓冕而至豈容見默幼明又謂魏帝曰二國相亞唯齊與不人
境小狄敢耳

丘冠先永明中為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
雖名位未昇而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
使蠕蠕蠕蠕之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
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我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
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
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冊萬代之後
誰死社稷建元肆年車僧即啣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
郎此天朝舊准臣父成例也今僧即反葬家瑩臣父湮棄絕域

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謝茶茗則被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梁沈浚為御史中丞時侯景逼京城援兵至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歸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去還欲令効朝廷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耶景橫刀於膝瞑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讎背况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威而止乎遂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空也然密御之及破張曠乃求浚以

害之

後梁袁敞為吏部郎使于周時主者以敬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王者詰之對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之下吏也弃忠與義盜有江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人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高祖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遷侍中後魏于什門代人也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跋謂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率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頭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若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於群眾之中迴身皆跋披複襜以辱之既而拘留

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蝨被體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以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眾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眾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兵脅之曰為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我為魏鬼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徙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帝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子于提隴

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徙者皆為令長

程駿散著作佐即延興末高利王璉求納女於掖廷獻文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駿至平壤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曰代之由行人具知夷嶮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徙者酒食璉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北齊崔肇師東魏孝靜天平初為通直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土賊崔迦業等所虜欲逼與同事肇師執事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陽裴字叔鸞北平漁陽人也東魏孝靜興和中除越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裴有舊欲請

裴至宅三致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人遷革李盧亦請
宅相見卿何致難裴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裴曰
羊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裴終辭
焉使還除廷尉少卿

張華原為高祖大丞相府屬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欲以逆
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
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尔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
誕生台天所縱以明公最爾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命公
旨明公不即日改圖轉禍為福乃欲賜膏以死而已周文嘉其
亮正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乃聞其來喜見
於色累遷兗州刺史

紇奚永安為開府後主弃并州使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
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
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
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喜之贈馬七十疋歸之

後周李崇為車騎大將軍自魏廢帝二年從尉遲迥伐蜀蜀人
未戰即降崇乃應募先使命之既入成都蕭搗問迴軍中委曲
崇不對搗乃笞辱之莫獲其生崇曰尔亡國則餘燼不識安危
奉命喻尔反見躡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為尔移志也
搗不能得其要指遂害之

趙昶為中軍都督太祖平弘農擢為相府典籤大統九年大軍
失律於芒山清水氏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帝將討之

先求可使者遂令昶使為見鼠仁喻以禍福群凶或不從其命者復將加刃於昶而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服太祖甚加之

王慶武帝時為左武伯奉使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劈面表况今二國和親豈不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

隨鮑宏初仕周為御正高祖為丞相奉使出南會王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譙將奚堪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及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

盧愷後周武帝時為禮部大夫為聘陳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乃愷為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

辛公義高祖仁壽初為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使屬公義公羨荅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一無縱捨暕街之

游元煬帝時御史奉使於黎陽督運揚玄威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荅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位自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暎當謂竭誠盡節上荅鴻恩豈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取顧思禍福之端僕有而已不敢聞命玄威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

唐屈突通在隋為武侯車騎將軍煬帝遣通以詔徵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有密約曰若璽盡召汝於勅字之傍別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覺變詰通占對無所屈撓竟得歸長安

夏侯端高祖初擢授秘書監屬李家來降關東之地未有所屬端固請往招諭之乃加大將軍持節為河道招慰使自澶泉濟河傳檄郡縣東至海南至淮二十餘州並遣使送款次譙會刺史丁叔則及汴州刺史王要漢並降王世充路遂隔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繼而皆不忍去端乃坐大澤中盡殺私馬以會軍士因歔歔曰可斬吾首持歸於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曰公於唐家非有親屬但以忠義之故不辭於死豈有

害公而取富貴耶竟冒榛梗晝夜兼行從者唯三十二人或墜崖溺水又死其半及至見高祖但謝無功高祖憫之復以為秘書監漢陽郡王環武德中齊布帛數萬段與突厥結和親頡利可汗初見環箕踞環餌以厚利大悅改容加敬遣使隨獻名馬後復將命頡利請左右曰李環前來恨不屈之今者必令下拜環微知之及見頡利長揖不屈節頡利大怒乃留環不遣神意自若竟不為之屈頡利知不可以威脅始禮遣之

崔敦禮為檢校右驍衛長史武德九年太宗令敦禮往幽州召廬江王李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以京師消息敦禮竟無屈撓及瑗誅太宗壯之賜以良馬及黃金器物蔣儼常州義興人也少以明經累遷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征遼東募有能使於高麗

者人皆疑憚唯儼請行既至虜庭為莫离支所執置於窟室中儼抗節不撓及高麗敗儼得還陳行賢為吉州長史使往吐蕃吐蕃大臣欽陵使行賢拜伏行賢擁節不屈臨之以兵竟不從因披拘番十餘年而卒至永隆二年喪還高宗深嘉歎之贈睦州刺史田歸道為左衛即將武后朝突厥默啜請入朝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天后不許默啜深怨望遂拘繫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厭之請兼諭以禍福默啜意稍解會有制賜默啜粟三萬石雜綵等并許結婚歸道乃得還

郭元振中宗神龍中為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牙帳之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浚曾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吊贈之禮浚嘗感義復與元振通好焉

顏真卿為太子大師德宗建中未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奏顏真卿四方所信諭之可不勞師旅德宗從之朝廷失色宣武軍節度李勉聞之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真卿初見希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真卿將食其肉諸將叢繞嫚罵舉刃以擬之真卿不動

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真卿就館舍因逼為章表令雪已願罷兵為農遣其卿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帝皆不報每與諸子書令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黨召真卿坐觀使倡優斥黷朝廷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慙呵止之時幽州朱滔鎮州王武俊魏博田悅天平李納使皆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乎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君等聞顏果卿不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詔罵不絕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耶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曰

坑顏真卿真卿怡然不介意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齎伯儀旌節首級誇示真卿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目迴兵殺希烈奉真卿為節度使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為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偽号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礼所記者諸侯朝觀礼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真卿所積柴庭中沃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起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宮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希倩伏誅希烈聞之怒是歲八月三日乃使闍奴與景臻等殺真卿先曰有勅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

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
乃逆賊耳何謂勅也遂縊殺之年七十七及淮西平身元元年
正月陳仙奇使護送真卿喪居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
謚曰文忠

殷侑憲宗時為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乃命宗正少卿李孝
誠奉使以侑為副既至虜庭迴紇驕倨見漢使盛陳甲兵與其
相不拜欲受漢使禮侑堅立不動宣命既畢虜使責之云欲留
使者行人皆惶怖獨侑謂虜曰今可汗是漢家子婿坐受使臣
禮是可汗無禮非使臣無禮也虜憚其嚴正卒不敢逼胡証為
金吾大將軍穆宗長慶初太和公主下嫁詔以本官檢校工部
尚書充和親使行及漢南虜騎繼至狼心大態一日十狀欲以

戎服遽變華服者欲以王姬疾駭徑路者証抗志不投守漢儀
黜夷法不辱君命使迴拜工部侍郎後唐李承勳為太原少尹
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伺其釁端承勳至幽州見
守光如藩方交聘之禮謁者曰燕王為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
吾大國使人大原亞尹是唐帝除授燕王自可臣其部人安可
臣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於獄數日出而訊之曰臣我乎承
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
討守光承勳竟歿於燕

李光序為散騎常侍莊宗初平中原與右拾遺曹琛往湖南馬
殷冊命先是偽梁中使往如鄰國禮或稱臣呼殷為殿下賓幕
皆有承即給舍之自光序等至客司先會謁殷之禮須遵梁朝

舊事琛謂之曰豈有湖南令公稱藩事唐室復欲天使稱臣哉
如不受唐冊命即任所為既見殷但呼公而已其餘學士舍人
但呼為判官書記

晉陳文後唐明宗長興中為中書舍人銜命冊公主於太原

明宗女公主即高祖后也高祖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於人且陳一

謳頌以稱帝之美可數其異待耳人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
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又今生所不為
也聞者無不嘉之

漢龍敏晉開運中以尚書左丞奉命抗越先是朝臣將命必陳
崔士和為中散大夫武定 肅寶寅之在閔中以士和為督府

長史時莫折生遣使詐降寶寅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為隴左行
臺令史入奏撫慰念生為其所害

唐吳損為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大曆中奉使吐蕃以疾歿于
蕃中代宗憫之贈工部尚書

吳淑章敬皇后弟也德宗建中初為左金吾大將軍時涇原吳
叛駕幸奉天盧杞曰志真稱朱泚必當向順固無替叛之事德
宗擇大臣可使者衆憚其行淑章歎息謂親友曰國難不能死
非人臣也吾忝恩戚知死所矣遂請使焉及至京城賊泚勉勞
如常儀淑退而泚逆謀已決因害淑於四方館之前帝聞而哀
悼久之廢朝一日賜太子太傅實封一百戶塋事官給嫡子與
正員五品官

孔巢父為給事中興元二年李懷光擁兵河中巢父奉宣慰既

傳詔旨懷光以巢父掌使魏博田悅以死帳下恐禍及已又朔方蕃渾之衆千^數皆在行列頗驕悖不肅聞罷懷光兵權且懷光素服待命而巢父不止之衆咸忿恚咄喑曰大尉盡無官矣懷光亦不禁止遂害巢父及中官啖守盈焉德宗聞而驚悼久之贈尚書左僕射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一子正員官收復河中自所司備禮葬祭之

張薦為秘書監貞元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大夫持節往吊贈卒於赤眉東嶺車紇辟驛吐蕃傳歸其柩順宗即位贈禮部尚書

薛存慶為給事中穆宗長慶元年為幽州宣尉使卒為鎮州以其介左拾遺狄兼謩終事詔贈吏部侍郎以其將命歿於外加等也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六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六十二

奉使部 一十一

便宜 請行 絕域

傳曰君之使臣也任之以事不制之以辭故古者大夫出疆有

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漢氏之後乃有將命于外臨事
有謀應變決機周物成務克寧閭外之政民家之急或與功利
以佐用度或宣威罰以誅暴橫乃至發屬國之兵收功於異域
草幕府之檄揚威於隣境置戍以禦群盜矯命以全舊勳斯固
誠心之所存本於利國王事之靡監彰于匪躬者焉

漢陳平為護軍中尉從高祖繫黥布還至長安燕王盧縮反帝
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陳其短夫過惡於上諧毀之

帝怒曰噲見吾病

時高祖病劇

廼幾我使也

幾幸我死也

用平計召

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來馳傳載勃代噲將

傳音張

平至

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

功多

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

又吕后帝吕湏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

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

善音都

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

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炭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

彊

亟音居力也音切

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諸國王以發其兵

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

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

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

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言馬形似為龍者

常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擊匈奴宣帝以惠奉使克謹封長

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

嘗殺校尉賴丹未復誅請便道擊之地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

以便宜從事

所至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

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發

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
三面攻龜茲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
先王時為貴人始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
置王置猶放也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後漢杜詩建武初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
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光武召
見賜以棨戟棨戟前駟之器也以本為之後伐以赤油韜之謂之油戟王公以下通用之

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寒冷徒病不能
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
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
誠良吏也

斬之即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及軍為壇以節召
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及縛而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公

孫遂前為濟南太守時左將軍荀彘樓舡楊軍楊僕征朝鮮兩
將乖異以故久不決武帝使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

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舡失期不會具以素所意
告遂曰今如此不敢恐為大害非獨樓舡具又與朝鮮共滅吾

軍遂一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舡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
將軍麾下執縛樓舡將軍並其軍以報

汲黯為謁者時河內失火燒千餘家武帝使黯往視之還報曰
家人失火比屋延燒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不足憂臣過河內

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重以便宜持節發河

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矯詔也託奉制詔而行之帝賢而釋之

徐偃為博士使行風俗偃矯制矯托也託言受召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

鐵鑄銅鐵肩熾人謂之鼓還奏事徒為大常丞事且憲官諱劾門

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武帝甚悅

馮奉世為郎先是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污為外國

所苦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輯與

集同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

以衛侯使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域左郵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也

都尉宋將言涉車與旁國兵攻殺漢所置涉車王萬年涉車國名萬年

其王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大發兵攻軍師城不能下而

去涉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軟

宋均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向光武召使均乘得

發江夏奔會三千人擢選精勇間命奔走謂之奔也往救之既至而向已沒時會

伏波將軍馬援至詔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院不得前及

馬援卒於師軍士多瘟疫病疾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

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

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何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

制調服波司馬呂种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

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

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為

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

樊準和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冀州到部開倉廩慰安生業派人

咸得蘇息

王誦為議郎獻帝建安二年奉詔書以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守策自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甚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六年八月賈逵為太祖丞相主簿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逢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四年八月荀禹為制書侍御史慰勞邊方時明帝時即位吳孫權攻江夏郡太守聘堅守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

晉劉頌為文帝丞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求振貸不待報而行魏文皇帝

宋沈演之為司徒左西掾文元嘉十二年東諸郡大水民人饒饉以演之巡行拯恤許以便宜從事演乃開倉廩以賑濟饒民有生子口者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轉別駕從事

後魏辛子馥為大尉府司馬長白三連接山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賊盜子馥受使檢覆因辯山谷要害且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奸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諸破敗諸治朝廷善而從之

北齊張纂為高祖行臺右丞相征玉壁大將軍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饑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于時纂為別使遇見輒令開城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

祖問而善之
唐邕為大司農武成河清元年突厥來寇遣邕驛赴晉陽纂集
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勅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
前畢集

白建為大丞相騎兵叅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收悉是細
馬合教禹及在五臺山栢谷中避賊經二十餘日賊退後勅建
就彼續遣使人詣建問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
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勅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
啟知勅許焉成乘無損建有功焉
後周柳帶韋為大祖丞相叅軍時侯景作亂江右大祖令帶違
使江郢二州與梁郡陵南山二王通好行至安州值假寶等反

帶韋乃矯為太祖書以撫安之並即附服既至郢見郡陵王具
申太祖意郡陵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
散大夫

唐魏徵貞觀初為諫議大夫奉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徵
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
問今後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遣徒使往彼必不信所謂差之
毫厘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寧不慮身不可廢國家
之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右者
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計以便宜從事哉
皇上既以國士見待吾輩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即釋遣思行
等仍以啓聞太宗甚悅

裴行儉為吏部侍郎高宗聞吐蕃贊普卒而嗣主未立詔行儉為安撫使乘間經畧之行儉以贊普新立復委政於欽陵未有間隙乃止
嗣號王巨天寶末為河南節度使無統領南陽節度事特有詔貶南陽節度使魯照為東毅巨奏曰若魯能存城其功足以補過則何以處之玄宗曰卿隨宜處置之巨至內卿趨南陽賊將畢深聞之解圍走巨使追何履先趙國珎同至南陽宣勅貶魯削其章服令隨軍効力至日晚以息命命魯復位
柏耆為諫議大夫代宗大曆初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畧卒子同捷為副大使居喪擅領軍士仍重賂藩鄰以求續襲詔授同捷充海節度使以天平節度烏重裔為滄洲節度以代之詔下同捷託以三軍乞留拒命乃命重裔卒鄆齊兵加討鎮州王廷湊本蓄狼心欲吞橫海乃出兵於境以赴同捷既窘王廷湊援之至慈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徵不及又詔以李祐代為橫海節度三年三月詔耆軍前慰撫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乞降於祐祐疑其詐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從之耆徑入滄州取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其月二十六日至德州界謀言廷湊兵來劫耆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寮寮稱賀

孔巢父德宗時為給事中魏博宣尉使田悅背叛日下其下厭亂且喜巢父之至數日田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搖動遂搆謀殺悅而與大將邢曹俊等稟命巢父巢父因其眾

意令曰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

請行

古之王者在經綸之際志滅寇戎當臨御之初思拓土宇莫不
採拓衝之謀延離合之士則可以屈人兵而舉無遺策也故有
奮忠誠騁飛辯請以一介之使宣乎萬衆之威發酬酢以應變
蹈危機而致勝俾梟雄革心殊俗請吏刻之金石垂諸金帛亦
士之難能也

漢隨何為漢王謁者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今

州虞城縣

謂左右曰彼苛無足與計天下事者何進曰不審陛下所

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
我之取天下何以萬金何曰臣謂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張騫漢中人武帝建元中為即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

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元人援漢方欲

事故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廼募能使者騫以即應募

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一云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

父者蓋取主之性以為氏而卑稱其名曰父隕出隴西

終軍武帝時為謁者當發使匈奴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臣

無橫草之功言行草中使草偃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

風塵之警臣宜披堅執銳當矢石谷前行駕下不習金革之事

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非時謂之臣也吉凶於單于

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孤遠也外官謂不足以亢一方之

任元當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帝竒軍對擢為諫大夫

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

路溫舒為右扶風丞武帝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

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

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

以及臣節事下度遠將軍

范明友大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

以其言无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

江充趙國邯鄲人武帝召見大臺宮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帝

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

師事不可豫圖帝以充為謁者使匈奴

傳介子北地人昭帝時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

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

國

陳湯元帝時以為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

延壽俱出

班伯為鳳車都尉家本北邊志節愷愷數求使匈奴河平中軍

于求朝成帝使北持節迎於塞下

後漢來歙建武初為大中大夫是時光武方以隴蜀為憂獨謂

歙曰今西州未付

西州謂隗囂也

子陽稱帝

子陽公孫述字

道祖遠諸將方務

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

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

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

帝然之三年乃以歙使隗囂

蜀諸葛亮初從先主在樊間荊州劉琮已降曹公遂率眾南行

為曹公所追破先主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

軍吳大帝也及至吳即遣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

吳魯肅初事大帝以荊州劉表死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王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曹有隙寄於寓表惡其多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諸將奉涕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搆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帝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

後魏鹿愈為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綜梁帝愛子象子咸謂不然或募人入報驗其虛實愈遂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

隋高穎為高祖相府司錄時劉昉為司馬鄭譯為長史尉迴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頃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己未嘗為將譯又以母老為請高祖不懌穎遂請行深合上旨遂遣之

陸知命開皇中為儀同三司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廢物色窮堯匹夫奔蹠或陳狂瞽伏願暫輟

旒纒覽臣所謂昔軒轅馭曆既緩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衆有
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雖
高麗小豎狼燕頤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
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
天子異之

唐蔣儼貞觀中為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遼東募使高麗
者衆皆畏憚儼謂人曰主上雄畧華夷畏威高麗小蕃豈敢圖
其使者縱其凌雪亦是吾死所也遂出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
置於密室中脅以兵刃終不屈撓會高麗敗得歸太宗奇之拜
朝散大夫

喬寶明為紀王府參軍太宗征遼寶明以乘輿暴露堅城之下
賊又未平不勝其憤因至長安為司寇房玄齡陳取高麗之策
玄齡表送詣行在謂太宗與語甚奇之謂曰今安市不降平壤
尚遠我慮三軍寒凍以命班師卿既遠來今者欲陳何策寶明
曰昔魯連飛箭而燕將死陸賈使越而趙陀順臣願將命平壤
申諭高麗承駐蹕之後心膽破裂臣得進說其必面縛而自致
百若懷不遜陳請為傳介子斷蘓文之首以降其國太宗壯其
言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祿如卿之輩終不投之死地也於
是引寶明參侍從之列尋守通事舍人

吳淑章敬皇后之弟建中初為中金吾大將軍時涇源兵叛德
宗幸奉天盧杞曰志真稱朱泚必當向順固無背叛之事帝擇
大臣可使者衆憚其行淑嘆息謂親友曰國難不能死非人臣

也吾忝恩威知死所矣遂請使焉
柏耆將軍良器之子素肩志畧學縱橫家流憲宗元和中王承
宗以常山叛朝廷戢兵欲以恩澤撫之者於蔡州行營以策干
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拾遣充使

絕域

王者文明之治既成於中震疊之威將加乎外思布皇澤必選
奇材若乃經畧遠夷懷柔絕域一介而往單車載馳齋三歲之
糧通百金之貨泛浮金沒羽之水歷洹寒多雨之國寤山川之
源覽氣象之異至於飲食非類言語靡通閉不開兵阻攸隔
能周憚回遠志期宣導莫不慎乃風操奉其幣帛以結於驩好
以致其琛寶至於死亡略尽星紀屢周握節而歸不欲王命非
心比金石志在功名豈及此哉

漢婁敬高祖時為郎中歸奉春君高祖娶家人子為公主妻單
于使敬往結和親

張騫為郎武帝遣使通西域使月氏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
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旁大國五

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

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

呂越人武帝時與王然于柏始昌等十餘輩間出東南夷

出也指求身毒國王滇滇王常羗迺留為求道

嘗羗滇王名

四歲餘皆

閉昆明莫能通

為昆明所閉塞

後南粵破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

兵威風論滇王入朝

司馬相如字長卿武帝時為郎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

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物故死也費以億萬計蜀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帝乃召相如為

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靈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

因巴蜀吏幣物以賄西南夷相如使畧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

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沫水出蜀廣平

外牛徽南至牂柯為徽徽謂以木石水為界者也斯榆之君并自

通靈山道橋孫水崔開靈山道孫水出上登果南至以通邛笮

還報天子大悅

王烏北帝人元鼎中匈奴款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又使楊

信使於匈奴楊信既歸漢使烏苾如匈奴復調以其言結

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結為兄弟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

于長安

蘇武為移中廐監時匈奴留使者郭吉路充國苾匈奴使求漢

亦留之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尽歸漢使路充國苾武帝

嘉其義乃遣武為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

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募士斥侯百餘人俱

常惠太元人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蘓武使匈奴昭帝時乃還

宣帝本始二年使烏孫其後復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

者

王忠為光祿大夫以馮寗為使副使西國

文忠為內尉時屬賓遣使奉獻漢使忠送其使其後單侯趙

德使屬賓

奚充國宣帝時為使者送烏孫公主小子萬年為莎車王
馮奉世宣帝時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
魏和意宣帝時為衛司馬副使任百送烏孫侍子

竺次為謁者宣帝遣次以期門甘延壽為副送烏孫楚主侍者
馮夫人錦車持節立楚主子元貴靡為大昆彌

樂奉為侍即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至京師李鼓琴漢遣奉送
王女過龜茲

殷廣德為侍即宣帝時車師王奔烏孫烏孫留不遣漢遣廣德
責烏孫求烏孫王

董忠為長樂衛尉宣帝甘露三年單于來朝遣歸國漢遣忠漢
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送單于出朔方雞鳴塞詔忠等留

衛單于助諸不服元帝即位漢復遣韓昌與光祿大夫張猛送
呼韓邪單于侍子出塞

夏侯藩為中即將成帝綏和元年漢遣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
韓况為中即將哀帝元壽二年單于來朝遣况送之單于出塞

到休心井北度田廬水道里回遠况等乏食單于乃給其糧失
期不還五十餘日

王咸濟南人王莽前誅單于侍子登莽天奉二年單于既祀親
莽選儒生能顛對者以咸為大使立咸將軍琅邪伏黯等為師

使送登詩勅令掘單于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却塞於漢北止
青單于馬萬疋牛三萬羊十萬頭及稍所畧邊民生口在者皆

還之莽好為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青單于皆呼之

罪應對從橫單于不能誑遂致命而還咸入塞病死
陳遵為河南尹免官吏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
歸德侯劉瓛請俱使匈奴
後漢韓統為中郎將建武六年光武令歸德侯劉瓛使匈奴
奴亦遣使來獻名馬漢復令統報命
段郴田吟切為中郎將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詣闕奉稱藩
臣遣郴副尉校王郁使南單于三十一年單于薨郴將兵赴弔
祭以酒米

鄭眾為越騎司馬明帝永平八年北單于遣使來朝命眾北使
報命

甘英為西域都護班超掾和帝永元九年超遣英使大秦抵條
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
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
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歎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皆前世所
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

蜀馬良為侍中時東征吳遣良人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渠
帥皆受印號

吳康泰為中郎使扶南先是漢和帝時天竺敕遣使貢猓魏晉
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視人蘓勿使其國從南發投
拍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又歷言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
江口逆水行七十里乃止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
乎即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苻二人以月支馬四足報旃遺物

苻還積四年方至其時秦使扶南乃見陳宋苻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也

劉咸會稽人為吏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秦論來到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大帝問方土謠俗論兵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黠款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大帝以男女各十人差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

南齊江景互為益州刺史劉俊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鄯善于闐善善為丁零所破人民散于闐尤信佛法丁零借稱天子勞接景互使反命茵為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後魏高徽宣武延昌中假冒外散騎常侍使於噉噉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洛戾烏孫並因之以獻名焉

劉長文為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

孫紹孝明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

元孚從出帝入闕為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王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惟悅奉皇后来歸

北齊斛律羨舉為東夏州刺史時高祖欲招懷遠夷令羨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旨甚被知賞

張纂為右光祿大夫使於茹茹

後周庫狄峙初為西魏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蠕蠕乘虛屢為邊患勅議欲和親乃使峙往

王慶為將軍使吐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

隋元暉初仕後周為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為寇患朝廷時結和親令齎錦綵十萬使于突厥

長孫晟初仕後周為司衛上士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慶送千金公主至于其牙前後使者數十軍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開皇四年為奉車都尉副虞慶則使於攝圖七年攝圖死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莫何可汗八年處羅侯死又遣晟往弔十三年又使焉

辛彥之仕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

賀若誼仕周為直閤將軍嘗使詣杏城為茹茹種落携貳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大祖慮其并力為邊境之患使誼聘

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茹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大祖嘉

之誼

長孫平為工部尚書時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高祖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疋良馬一疋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為陳利害遂各解兵

柳謩之為光祿少卿時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謩之無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城俄而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謩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

杜行滿為司隸從事煬帝即位之夜遣行滿使於西域至安國得五色藍而返

常駿為屯田主事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駿與虞

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駸苜各百疋時服一襲而遣齋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駸苜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獅子石自是島於赤土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瀆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鑲以纜駸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迎請與駸苜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鍍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與洗其曰未時那邪伽又將象二頭持孔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籍詔使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駸苜奏詔上閤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駸苜坐奏天竺樂事畢駸苜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寸因謂駸苜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踈薄願為大國意而食之後日請駸苜八宴儀衛導從而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蜃蜃之肉百餘品延駸苜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遣甚厚尋遣那伽隨駸苜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別龍脰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群飛水上浮海上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濶千餘步色黃氣醒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冀也循海北岸達於交趾駸苜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

帝大悅賜駿奇物二百段俱授東夷尉那迦奇官賞各有差
裴清為文林郎煬帝遣清使於倭國渡北濟行於竹島南望耽
羅國經新斯麻國廻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
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
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王

韋節為侍御史典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藩諸國至蜀嘗得
碼碯杯玉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儻女獅子皮鼠毛而還

唐劉文靜為晉陽司馬高祖起義文靜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
祖因遣文靜使於始畢可汗

襄武公琛與大常卿鄭元璠齊女妓遣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
高表仁為新州刺史貞觀中倭國朝貢太宗矜其道遠詔所司

無令歲貢又遣表仁持節撫之表仁浮海數月方至云路經地
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蒼鬱若有烟火之狀如聞鑪錘之聲行
旅聞之莫不危懼

郭元振為通泉尉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時吐蕃請和
乃授元振右武衛鎧曹充使聘於吐蕃

蕭斯為右散騎常侍武宗大曆九年為迴鶻宣尉使崔漢衡以
檢校禮部員外郎大曆六年為和吐蕃副使還還遷右司郎中
後為鴻臚卿建中四年加檢校工部尚書復使吐蕃

韋倫為郴州防禦使坐事貶隨州司馬建中初德宗選堪使絕
域者擢拜倫太常少卿兼中丞持節充吐蕃通和使倫至番中
宣諭皇恩次述國家威德遠振番人大悅贊普入獻方物使還

遷太常卿再入吐蕃西蕃畏服

樊澤為都官自外郎充和蕃使蕃中用事宰相尚結贊深禮之

于頔以櫟陽主事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後為司門

自外郎兼侍御史充西蕃計會使

張薦為太常博士貞元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

紇以為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

紇可汗薦以秘書少監持節為使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

蕃贊普死以荐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往吊贈卒於赤

嶺東紇辟驛吐蕃傳歸其柩順宗即位贈禮部尚書前後三使

異國

袁滋為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冊南詔使及還以清官尹輔

酋來

呂溫為左拾遺貞元二十年副工部侍郎張荐為入吐蕃使吐

蕃以中國喪禍留溫經年

武少儀為太常少卿元和四年命少儀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冊

立南詔及吊祭使

先是諫議大夫段平仲充使繼命諫議大夫
呂元膺充湖南江西宣尉使諫者以為諫尽

去慮畢大体由是元膺
行平仲繼止及遺少儀

殷侗為太常博士元和中迴紇請和憲宗仍命宗正少卿李孝

誠奉使宣命以侗為副

鄭權為右散騎常侍長慶三年自迴鶻告哀迴穆宗初即位欲

重其使以權常歷顯位器質魁偉有詞辯可以將命故選任之

至虜庭詞氣頗得使臣之体虜眾敬憚焉

劉元鼎為大理卿長慶二年自吐蕃使還對於麟德殿奏往來
渡黃河上流在洪濟橋西南二十餘里其水極為淺狹春可揭
涉秋夏則以舡渡其南三百里餘有山形如鍬河源在其間水
甚清冷流出六十里然經一赤岸長五十餘里土色如赭河流
經歷水色遂赤續為諸水所注漸就黃濁又其源西去蕃云烈
館約四驛每驛約二百餘東北去莫賀延碛尾約五百餘里其
碛尾闊五十里向南漸狹小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土渾國至北
轉微故號碛尾計其地里當劍南之直西元鼎初見贊普於悶
但廬州蓋贊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邏波川南百里誠何之所流
也

李從易為宗正少卿文宗大和四年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
充入吐蕃吞賀正使

後唐李彥楷為供奉官明宗天成元年與高品李光俗使云南
烏昭遠為左金吾衛將軍天成二年以昭遠守左衛上將軍將
充入蠻國信使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六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六十三

奉使部 十二

羈留

死事

羈留

古者念圖事之重慎出疆之選故歛禮拭璧著平法制皇華四
牡刑於風什至若冒威強鄰投身絕域遇青言之禍因加兵之

勢國患未弭道閉不通拘留別館憔悴窮海嬰維繫之苦極窮
愁之感乃有持節不屈誓志無苟興言慷慨以聳其所移書引
喻以動其心終受禮而遂歸能蒙耻而有守此固精忠內激絕
一不二雖濱乎九死嬰是多難而保令名於將來為良史之稱
述不亦偉哉

石買孫蒯皆衛大夫魯襄公十七年伐魯取重兵曹人懇于尽
八十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番石買即
者宜即治本罪而晉因為其行人執之
故書行人罪晉

陳無字齊大夫魯昭公二年四月送女致少姜晉韓須如齊送
女少姜有寵於晉侯謁之少齊為三列号所
以寇異之謂陳無字非卿使欲
齊以適夫人
禮送少姜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南
河界休果東南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

班班列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乱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字
上大夫言齊果晉改易
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叔向言於晉侯曰彼何罪使公族
以送致此執
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送是早於
送是晉
亡國不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
平頗不且少姜有辭謂請
无字

之冬十月陳無字歸
蹶由吳子之弟也魯昭公五年冬楚子伐吳以驛至於羅汭驛
也
羅傳水名吳子使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蒙鼓王使問焉曰女卜

來告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
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免知之言吳今
龜如此

龜兆告吉曰免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送使臣茲敝邑休息行解
也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憑怒憑盛
也虐執使臣將以

彙鼓則吳知所備矣故邑雖羸若早修完完器其可以息師息楚

師雖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吾社稷是卜豈為人使臣獲彙軍鼓

而敵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

言常一減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戰楚卜吉其濮效乃在

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志乃弗殺是行也吳早設備楚

無功而還以歟由歸十九年令尹子瑕言歟由於楚子曰彼何

罪謗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灵王怒吳子而執其弟

猶人怨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厥由

李孫意如魯大夫平子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

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曰晉信蠻夷而弃兄弟蠻夷營也兄弟魯也其

執政貳也執正之臣有二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於政者

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恭必使上卿後之季平子曰然則

意如平君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思謂見報貳副也子服惠伯曰椒

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謂從椒惠伯名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

宣子宣子晉止卿曰夫盟信之要也要猶結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

盟而棄魯信抑闕矣昔栾氏之乱齊人聞晉之禍伐取朝歌侯問

也栾氏晉大夫栾盈也罪獲奔楚自楚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納盈不克秋伐晉取朝歌晉邑也我先君

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發師敵賦騎跛畢行無有處人以從

軍使次於雍渝晉地也與邲鄆勝擊齊之左邲鄆勝晉大夫趙旗之子頃子勝也左左

也軍掎止晏菜焉從後日掎止獲也晏菜齊大夫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

非以遠也以魯之審迎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

其至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益

也

海晉謂今信蛮夷而矣之夫諸侯之免於君者將安勸矣若弃

魯而首固諸侯群臣敢悍戮乎諸侯之事晉者為魯勉以若以

蛮夷之故弃之其無海蛮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

國共禽宣子說歸季孫

叔孫婁魯大夫昭公二十三年正月邾師過武城遂取之獲鋤

弱地邾人懇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使與制大

夫坐坐詔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州制也在禮鄉侍

故曰當小邾又夷也邾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魯大夫

為介孫請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過韓宣子使邾人聚

其眾將以叔孫與之與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而朝示欲以

士彌牟謂咸宣子前年士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仇叔孫

必使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為歸時邾君在晉若七

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討主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邾所

眾取叔孫是為諸食子服回及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所其辭

而懇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懇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

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先歸邾士子伯曰芻蕘之難從

者之病將館以如子於都謂箕也叔孫且立期焉且至旦為期

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曰范鞅子求貨於叔孫使請

剝焉以木冠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撲法又

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禍以叔孫曰見我君告

汝所行貨見而不出留中豐不使二十四年正月晉士彌牟

逆叔孫牙箕將我禮叔孫使梁其甍待于門內經叔孫曰餘左

而歸之

顧而歎乃殺疑立已故伯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

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之以謝執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至諸

從者使弼半道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樂祁榮大夫魯定公六年秋八月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

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於宰陳寅以与公陳寅曰必

使子往它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

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節晉政多門往必有唯君亦以我為

知難而不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趙簡子迎而飲之酒

於縣上敵楊楯六十於簡子楊木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

趙氏又有樂焉以楊楯賈福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然子死晉

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為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

而使未致而私飲酒不敵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融子怒

氏經所以八年二月趙鞅後言於晉後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送

其使猶惧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祈士鞅曰三年

止之無故而歸之未必叛晉執樂祈在六年獻子私謂子梁融子記鞅

曰寡君惧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伐子溷并以子梁

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樂祁

歸卒于大行大行晉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

止諸州

漢張騫漢中人武帝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

王月氏西域以其頭為飲器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月氏

遁而怒匈奴無與共擊之無人援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

助也

使道必更匈奴中更過也音延募能使者騫以即應募使月氏

與堂邑氏奴甘父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氏俱

出隴西徑匈奴道由匈奴過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

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其屬亡鄉月氏屬謂

之官屬鄉西走數十日走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

至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甚問何之騫曰為漢

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王唯使人道送我道讀誠得至反

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道譯抵

康居抵至康居傳致大月氏王以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

臣大夏而君以大夏為臣地肥饒少寇盜安樂又自以遠漢誅

無報胡心之心下遠音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要亦要也類衣領也凡特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留歲

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漢故以要領為喻要音二功功之也留歲

餘還並南山欲從羗中歸並音步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

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

為奉使君騫為人疆力寬大信人強力言堅蠻夷愛之堂邑父

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良給供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

唯二人得還

郭吉史不載武帝元封元年十月親巡朔方歷上郡西河出長

城北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以見武節使吉風告單于吉既至

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主客主接諸國者郭吉迺為好言曰吾

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下今

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函南面而臣於漢急也音亟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苦寒無水草之地但空

率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還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敢為寇於漢邊

又云征和四年匈奴遣使遺漢書漢遣使者報送單于使單于

使者曰然乃丞相私與天子爭開天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

之故誅丞相此子王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昌頤單身杀其父伐立帝皇后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

蘇武字子卿初為移中廐監移中廐名時漢連伐胡故數通使相窺

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

之天漢元年武帝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

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既至匈奴單于益驕武留

單于庭十九歲廼還

宋桓榮祖為兄從僕射明帝遣說薛安都所拘不得還

因收集部曲為安都將領假署冠軍將軍安都引虜入彭城榮

祖携家屬南奔朐山虜遣騎追之不及榮祖惧得罪乃逃道淮

上其後梁度信為右衛將軍散騎常侍聘於周屬大軍南討遂留長

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陳徐淩

初仕梁武帝為通直散騎常侍使魏及侯景寇京師父搗先在

圍城內凌不奉家信會齊受魏禪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凌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凌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曰夫一言所惑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况復元首康

哉服朕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乳本朝情
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期空盈秦軸
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執事不聞之乎昔公鼇命奉之世觀河
拜洛之年則有白鳥流災風禽聘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
圻三川長波吞五岳我大梁應金匱而有亢纂玉鏡而猶此何
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常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
攄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
摠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夏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
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憂祀之君戡定艱難
便是翊周之羈幽王徒雍暮月為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
越裳藐藐馴雉北飛南慎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
而吞首云何投身如期斯所未喻一也又晉熙寺郡皆入貴朝
去我尋陽徑遠何幾至於鐘鏗曉慘的的霄烽隔湫浦而相聞
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盈遥憶彭城峯號香炉依然廬嶽日者
鄴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吳無從而
躡屨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少陵王通和
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
彼新聞銅馳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榮於五丁我路為
難如登於元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欬而答一日云還路無從斯
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羨楊安陸皆云欵附非復危言彼中途
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一如其境外
脫殞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疋天之命又此段省遊通無貨

殞祭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掛寶劍由來宴錫凡
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餘財供無期之久客斯
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鑿何則生輕
一髮死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
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晚有資須本朝非隆平
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榮聚橐之儀徵其間行寧
望輜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騾驢緣道亭郵道亭郵唯希蔬粟
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
資裝可惧雖非通論皆是外言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
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灵人皆憤厲既不獲投身
社稷衛難乘輿四家喋蚩尤千割割土弄安所謂俛首頓膝歸
奉寇讐珮組腰鞭為其卑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徂詐遂
駭狼心頗疑宋方之誅彌荀壹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凌
凡我行人偏膺讐憾正從蒞蒞醢骨舌揆肝於彼凶情猶當未
雪海內所知也君侯之所見焉又聞本朝公主都人士女風行
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蓬蒿蕭瑟偃師還望或為草萊霸陵
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羨爭免寇讐我以何
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龔蔑
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者魏氏將
亡群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明為葛榮之黨邪為刑果之徒
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使假吾徒還為凶黨侯景生於趙
代家自幽當居則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刑勢軍國彝章不勞請

看為籌使當屈指能美景以通逃小醜羊豕同群身寓江臯家
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
宮闈秘事並若雲霄英俊訐謔寧非惟幄或楊鷺而定策或焚
膏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
公羊刑政寬猛則詭譎已遠万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安在操其牙齒為間謀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
梁有隔尉侯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
渡寧非宋典之奸闕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
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
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
儀見赦明發導途襄老蒙歸雲歌引路吾等張彊拭玉脩好尋
盟沫泗之尚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思既被宥敬無違今者何
棄反蒙貶責若以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攸
然哀我奔波僅存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海而俱
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餘啄非有意於樊籠江海飛浮本無
情於鍾恋况吾營魂已警餘息空留悲默為生何能致爰是即
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送豎殲
夷當听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諠夫亨心
治乱有意於前期謝席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四十有四介已
知命宥又祕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
竈之方吾知其決正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
望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圍文林况自

洪荒終乎幽屬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和微宜商略夫宗
基彌堅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
囚向國之賢周伯無褒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繫驥子
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嶠且帝四
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壁
於秦庭輸寶鼎以託王齊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跋舌分
路楊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
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斌媚曹屈詐於霸縻旅
軼歲到於勾吳冠蓋言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
遊談誰云猜武忤君使搜求故實晚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奸謀
而非為邦之勝畧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
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名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
邦思曾無陰替吾奉違溫清身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
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閭何心天地自非生憑稟竹源出空
桑行路貪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
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駭駕前王即吏明經鷄鷩知禮巡省方
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者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
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無年累載無申元直之所銜泣吞
声長對公門之跼怒情札之訢將同送麟忠孝之言皆應封舌
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
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恨高卑皆被驅
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饒民臺署即官俱餒墻壁况吾生離死別

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言可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異
提攜俱免凶霍夫四通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完孫叔
教稱為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
中朝大義曾未經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
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
昏望牽牛情馳楊越朝干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
為生不自知其為始也足下素挺詞鋒無長理窟漢丞相解頤
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為謬未旨
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齧舌低頭而已哉若
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并必使齊都是趙魏之黃塵
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坟常表

思卿之夢于折以屬哽慟增深遵彥更不報書及江陵唱齊送

貞陽侯蕭淵明為良嗣乃遣陵隨還

袁憲武帝永定元年為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侍郎王

瑜使齊數年不遣歸國天嘉初乃還

後魏賀秋干為北部大人道武遣秋干致馬干足結婚於姚長

會長死因止秋干而絕婚

奏王毓翰之子也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

於慕容垂末年故在群下遂止毓以求賂道武絕之毓率左右

馳還為垂子寶所執垂待之更厚

又云叔孫建隨秦王毓使慕容

耿貳

史不載官使於北燕馮跋遣其黃門郎常陋迎之于道跋不稱

臣怒而不見乃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

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
馮懿傾浚有幸盛稱貳之陵傲以激跋曰亦各有志也匹夫尚
不可屈况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

後周元偉為小司寇武帝建德四年偉為使報聘于齊是妹帝
親成東討偉遂為齊人所執六年平齊偉方見釋帝以其久被
幽執加授爵上開府

伊婁謙為宣納上士武帝將伐齊使謙聘齊觀冢帝尋發兵齊
主知之令其僕射楊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
答曰僕馮軾之始未聞具兵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
之戍人情常理豈足恠哉謙參軍高導以情輸齊遂拘留謙不
遣隋許善心為通直散騎聘隋過高祖伐陳成而不獲反命累

表請辭高祖不許留繫省館

唐鄭元璠為太常卿時突厥始罕可汗弟乙力設伐其兄為叱
羅可汗又劉武周將宋金剛與叱羅共為犄角來寇汾晉高祖
詔元璠入蕃喻以福福叱羅竟不納乃欲搃其部落入寇太原
以為周武聲援未幾叱羅遇疾療之弗愈其下疑元璠令人毒
之乃囚執元璠不得歸叱羅竟使頡利嗣立留元璠每隨其牙
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遺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元璠來還
高祖榮之曰卿在虜庭累載拘繫蘓武弗過也拜鴻臚卿又云

四年四月突厥寇并拘我行人漢陽公環太常卿鄭元璠左騎
衛大將卑長孫順德高祖大怒亦留其使人後鄭元璠數歲得
還高祖謂曰卿古之蘓武張謇弗之
過也凡五使突厥幾於死者數焉

源休為京兆尹弔冊迴紇使德宗建中初休奉使至振武軍使

張光晟已殺迴紇突董等帝初欲遂絕其使令休還命於大原
久之方遣仍令休歸其突董醫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屍突董者
即武彖可汗之叔父也死既至可汗令宰相已下具彩車及馬
來迎其宰相頡子恩等迦坐大帳外雪中詰殺突董故休曰突
董等自與張光晟忿閉而死非天子命也又問使者皆唐國負
罪死不能自戮也不然何假手於我殺之也凡將殺者數笑言
頗悖慢乃引去供餼甚薄留之五十餘日乃得還可汗使謂休
曰我國人皆欲殺汝唯我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吾又殺汝猶
以血洗血汗益甚爾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馬直絹
一百八十萬疋當速歸之遣散文將軍麻赤心等隨休來朝休
竟不得見可汗尋遣赤心等歸與之帛十萬疋金銀十萬兩償

其馬直

郭隆為鴻臚卿貞元六年奉使回忠貞可汗為其弟所殺而篡
位時迴鉢大將頡于迦斯西擊吐蕃未迴及四月其次相率國
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為可汗年方十六七及六月頡于迦
斯西討迴將至牙帳次相等懼其復有廢立不欲漢使知之留
陰數月令迴及頡于迦斯之至也可汗等出迎於郊野盛陳隆
所送國信器幣可汗與次相等皆俯伏自言廢立之由且請命
曰唯大相主死之悉以所陳器幣贈頡于迦斯以悅之可汗又
拜泣曰兒愚幼無知今幸得立唯仰食於何爹國政悉不敢問
也迴鶻謂父為爹可汗以子事之頡于迦斯以其卑遜與感乃
相將號哭遂執臣子之禮焉盡以所贈器幣頒賜左右諸行從

將士已無所受自是其國稍安及遣達北勒梅錄將軍告忠貞可汗之哀於我國且請冊新君也

魏寶象

又不為

幽州楊志誠春衣使文宗大和七年志誠以檢

校工部尚書轉檢校吏部尚書中使僉奔迴奏曰志誠怒不淨

僕射三軍有怨言無他使焦奉鸞尹士恭並為志誠繫留矣強

文彩

史不載官

為安南送冬衣使為黃洞賊所留

死事

烈士之節可殺而不可辱也蓋有備使令之任乘不測之險危

言抗論厲声正色臨白刃而不撓履虎威而無憚卓然守節甘

心死地斯可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已其或中反間之謀值

变故之勢淪陷異域遭罹非命際會世難以殞厥身誠可悲也

至有奄忽被疾遊於客館復命中途號於左穀亦詩人尽瘁之

斯在而春秋加等之攸及咸用論次著之于篇

伯蠲鄭大夫魯成公九年晉栾書伐鄭

鄭人

使伯蠲行成晉人殺

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漢酈食其為高陽里監門

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圍監門門卒也

高祖初為漢王使

食其說齊時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

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詔止將軍乎

問使謂使人問漢而單行

何以得無

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掉操也

將軍將數

萬之衆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

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

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為欺已而烹之

朱建子呂欽君曰朱建文帝時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

建子罵單于遂使匈奴中

安國少季姓安國字少季霸陵人武帝時南粵王嬰齊使子興立其母

為太后初嬰齊為太子入宿衛取邯鄲樛氏女及即位立為后

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少季通及嬰齊亮後元鼎四年漢使

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

臣等輔其決助命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楊侍使者王言少

太后中國人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

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

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王太后將入朝其相

呂嘉數諫也王王不所有畔心數稱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

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

也介特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士卒居宮外酒

行太后謂嘉曰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若不使者何也以激

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太后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嘉

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

谷吉元帝時為衛司馬會鄧支鄒于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

已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吉送之御

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味之象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言

制之不皆稱今鄧支單于鄉化未醇不稷曰醇醇所在絕遠宜

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

之象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亦

之象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亦

弃損不畜

畜胃委養也

使無鄉從之心

鄉從胃向化而從命也

棄前恩立後怨

不便謀者見前江地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因以致耻辱即豫

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論厚恩不宜敢集

支畏威雷不敢集然也

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嬰猶必帶也

遁逃遠舍不敢近邊舍止也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

願送至庭庭單于帝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

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帝許焉既至卸支單于怒

竟殺吉等

後漢伏隆字伯文琅邪夷武人仕郡督郵建武二年張步兄弟

各擁強兵據有齊地光武拜隆光祿大夫

使於步即拜東萊守而劉永亦遣使立步

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兗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

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

二州青州徐也

隆不所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求封隆遣聞使上書臣曰隆奉

使無狀受執凶逆雖有困虎授命不顧又使人知步反畔心不

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得生到闕庭受誅有司此

其大願若今沒身冠首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與皇后

大子永享萬萬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

謂有蘓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

不憐哀焉

胡母班敵帝初為執金吾與大鴻臚韓融少府隆修將作大匠

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後將軍袁術河内大宗王康各

執而殺之

班字公節大山人輕財好施唯韓融獲免

以任俠間為表紹河内大守

蜀馬良為侍中先生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會先主
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

晉王運為南海太守元帝命陶侃討杜弢弢乞降帝使運受弢
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弢巴東監軍弢受命後
諸將徇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
領精卒三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始伏波
將軍鄭攀邀擊大破

前秦閻負為符堅將遣負及梁殊御命下書徵張天錫負等到
涼州天晉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

宋朱超石仕晉為河東太守其兄齡石先持節督關中諸軍事
關中擾亂高祖時為車騎將軍遣超石慰勞何北至蒲坂值齡

石主長安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之與齡石俱沒為佛佛

所殺

臣欽差并曰伏伏
即赫連勃勃也

孫長度為奉朝請明帝遣使鄴代孔顛行會稽太守事使長度
送仗與之并令召募行達晉陵袁標就其求仗長度不與為標
所殺追贈給事中

崔元孫為尚書度支郎泰始二年青州勅史沈文秀反明帝遣
明僧嵩并與平原諸郡募兵伐之使元孫慰勞諸募軍元孫隨
僧嵩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軍冀州刺史

南齊車僧郎太祖為齊王時遣使子魏會宋順帝亦遣殷震誕
使于魏魏孝文大饗群臣僧郎以班在靈誕之後辭不就席宋
鮮人鮮奉君刃僧郎於會中詔誅奉君并

梁張載為大府卿時王琳為湖州刺史恃功縱暴為元帝所徵
至江陵以下吏乃使載與廷尉黃羅漢宣慰琳軍睦納苻及軍
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羅漢殺載載性深刻為帝所信
荆人疾之如仇故納苻因人之怨抽其腸繫馬足使繞而走腸
尽氣絕又高割備五刑而斬之

後魏秦愍王毓明王漢之子毓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群下
遂止毓以求賄道武絕之道武之討中山慕容普麟既自立遂
害毓以固衆心帝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晉驛塚斯其屍收議
害毓者高霸程同苻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殺之乃解蒸毓追謚
秦愍王封子夔為豫章王以紹毓

高吞字明珍為員外郎散騎侍郎與叔微俱使西域還至河州
遇賊攻圍城陷見害

崔長謙東魏孝靜天平中為主客郎兼散騎常侍使梁還卒于
宿預時人歎息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崔士和為中散大夫武定末蕭寶寅之在關中以士和為督府
長史時莫折生遣使詐降寶銀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為隴右行
台令入秦撫慰為念生所害

唐吳指為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大曆中秦使吐蕃以疾歿子
蕃代宗憫之贈工部尚書

五品官孔巢父為給事中興元二年李懷光擁兵河中巢父奉
使宣慰既傳旨詔懷光以巢父嘗使魏田悅已死帳下恐禍及
已又朔方番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悖不肅聞罷懷光兵

權且懷光素服侍命巢父不止之衆咸忿恚吐暗曰大尉不無官矣懷光亦不禁止遂害巢父及中官啖守盈馬德宗聞而驚悼久之贈尚書左僕射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乃授一子正員官收復河中白所司備禮葬祭之

張薦為秘書監貞元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荐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往吊贈卒於赤眉東嶺東紇辟驛吐蕃傳歸其柩順宗即位贈禮部尚書

薛存慶為給事中穆宗長慶元年為幽州宣慰使卒於鎮州以其介左拾遺狄兼謩終事詔贈吏部侍郎以其悍命歿於外加

新刊用府元龜卷之六百六十三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六百六十四

奉使部 一十二

失指

辱命

挫辱

專恣

受賂

失指

夫荷皇華之任通二國之好而乏其專對之能失被綏遠之指或吐詞過佞致終身而見踈或撫邊不恭召群羌之抵冒請救請救兵而發其忿覆民災而言無損罔宣朝命不沃主心繇是自撥悔尤多從譴謫信史是載所以顯其顛蒙後生覽之猶或為之媿救者矣

魯隱公五年鄭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

念云知而改
間青窮辭

公怒乃止

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曰者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漢公孫弘武帝時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奏事不人天子意之帝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

羨渠安國宣帝時為光祿大夫使行諸羌便行音干切先零豪言願

時度湟水北零音恰豪帥長也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遂河湟水之北是雜地湟音皇

民所不田處畜收安國以聞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

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音步浪切冒莫比切郡縣不能禁

吳張溫大帝時以輔義中郎將使于蜀既至詣闕拜章曰昔

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納冲陰周德於大平功冒

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寄契往古摠百揆於良佐

參列星之炳耀遐迩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動任旅力清澄江澗

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使煩興使役不少

是以忍鄙信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乳崇礼義未便耻

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煩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慄

君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而大帝陰御溫稱美蜀政

後終斥之

南齊茹法亮武帝時為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

荊州殺僚佐帝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安安撫子響法亮至

江津子響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

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畧軍事平法亮至江陵刑賞處分皆稱勅

斷決軍還帝悔誅子響法亮被責

唐高表仁太宗時為新州刺史貞觀十一年十一月倭國使至太宗矜其路遠遣表仁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表仁無綏遠之才與其主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復絕

元彥冲玄宗時為陳留郡太守克南河道處置採訪使天寶十二載坐失遣官詔曰元彥冲頃以宿名俾為連率澄清之內淑慝未分巡畧之中紀緇不振至於洪河所歷湍悍是常每慙朕懷恐為人患况先有處分令早隄防如聞修塞之間責成官吏决溢之後致指黎甿曾不存撫便來朝計及別差巡問遽請旋歸字牧之方有損成寄去就之外未為得所豈可尚若雄鎮仍在輜軒宜從薄懲俾申後効可使持節南陽郡太守

趙計代宗時大歷末為御史會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洸執奏幹不實乃命巡復時渭南縣令劉澡令曲附度支且干善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于府及戶部分巡計不欲忤度支報奏恊澡帝覽奏以為水旱咸均不宜謂南獨免申命侍御史朱敖再覆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大怒澡因謂敖曰縣令賊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心耶卿之此德可謂識下有司訊覆澡及計並服罪乃貶澡為萬州南浦縣負外尉計為澧州負外司戶參軍成抗敬宗寶曆初為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克入吐蕃答賀正使而抗敵章請事漏署其名帝以其誠敬有辜恐不能將命故以光祿卿李銑代焉抗貶饒州長史

羅讓寶曆中為吏部郎中充滄州宣尉使是時李主畧既死其

子同捷竊主兵事弔贈使迴朝廷又命讓苛宣尉蓋欲示以威
信異其革心而讓與判官樂坤等至滄州莫能措一言授其書
詔而歸殊大奉使旨

李從簡文宗開成初為左金吾衛將軍無御史中丞將命虜庭
不能專對貶復州刺史

辱命

傳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夫達一國之政繫一介之
使或奉執圭之信或專持斧之威周旋指讓之間觀所幾宜之
際而乃辯對失理稽違過期是為辱命不克奉公孔子曰誦詩
三百不能專對亦奚以多為也

仍叔為周大夫桓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仍叔之子若也仍叔之子

未聘童子將命無遠
反之心久留在魯

華耦為宋大夫聘於魯文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

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華智魯孫也督
殤公在桓二年

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
敢屈辱魯君共封宴會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
大夫也魯人以為敏無

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
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王叔為周卿士靈王使王叔陳叔懇戍于晉戎陵之周室
胡告懇盟主晉人

執之士魫知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及有二心於戎室
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孫文子衛大夫聘于魯公登亦登禮登階臣
後君一若叔孫穆子相趨進

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不後衛君躡敵
並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

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也安徐
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
也

漢王翁孺武帝時為綉衣御史遂捕魏郡群盜堅盧并黨與及

吏畏懦逼遛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它郡御史暴勝之苛奏殺
二千石誅千石以下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一千石以下則得誅及通行

飲食坐適及者大郡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官田千
秋為高寢令上書訟太子寃立拜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後漢使

者至匈奴使者史不書姓名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言此何

以得為相也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

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
欲下之吏良久廼貫之

魏邢貞史不載官文帝黃初二年使吳拜孫權為王貞入門不下

車軍師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

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即遽下車

後魏元孚為北道行臺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環於柔玄懷荒二

鎮間阿羅環眾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韜車日給

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眾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阿那

環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尋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

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

盧度世為散騎侍即使于宋宋孝武遣其侍中柳元景與度世

接對度世應對失理還被禁初經年乃釋

東魏鄭伯猷為光祿大夫孝靜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

梁前後使人梁令武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

梁武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貶之

北齊魏收為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收在館遂買吳婢入

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奸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

後唐李穡珣明宗天成初為通事舍人常遣使東川至其境使人為董璋所收珣竄還以失敬故也

烏昭遇為供奉官天成初使于西浙每以朝廷事私於吳人仍目錢鏐為殿下自稱臣謁鏐行舞蹈之禮及迴使副韓文具述其事

李仁矩為客省使左衛大將軍天成中奉使東川張宴以召之仁矩貪於館舍與倡妓酣飲日既中而不主大為璋所詬焉自深街之

蘓繼顏為閤門副使長興四年六月繼顏自夏州使迴朝見初繼顏入夏州宣御與夏州押衙賈師溫同行繼顏顏由平盧關路入樞密使謂之曰尚平關路于北無蕃步結集平關路險蕃部阻兵為患况與夏州牙將同行不如由尚平關為便繼顏堅請由平關及至蘆關果為蕃部阻路繼顏遂以勅書手詔授賈師溫令入夏州自於延州侯師溫而還既朝見明宗怒其不親至夏州謂左右曰頃年楊彥溫據河中令供奉官往宣詔不入河中願望而還尋答皆長流蘓繼顏如何處斷延光等皆不對漢郭允明為翰林祭酒隱帝乾祐元年命允明宣賜荆南高保融旌節官誥允明出自群小舉動驕縱奉命之行令本司官健荷御酒數十甕至渚宮每保融宴席之際惟厲声索御酒自飲嘗出郭遣人步量壕塹之深淺城壘之高下以動保融多布贈

遣

張誼為中書舍人乾祐元年與兵部郎中馬承翰俱銜命于兩
浙覲其驕僭之失刑於譏誚兼乘醉有輕肆之言錢俶耻之撫
其過以秦之朝廷以方務懷柔責授房州司戶承翰慶州司
戶

周李損為諫議大夫太祖廣順三年正月命使兩浙損受命之
後過備行李務極華楚在朝親職及前任侯伯皆詣之強有假
貸裒憚其利口免率僂佻應副或有告王峻者峻召損深責之
損拜射而去又陳啓事願改前過仍有詛誓之語峻稍解然損
亦如故有賣玉帶者邀價千緡應聲取之約以使迴償價遂帶
之即路所經州府無不強貸遣人齎書青州借錢千緡屬符彥

卿移鎮天平遇之於路歎詩遊說懇求借貸彥卿辭以移仕干
祈不已終借三百緡及至青州又於知州張凝借貸及在郵驛
行止穢雜張凝具事以聞太祖謂王峻曰李損所為如此爭堪
更至海外峻乃請行貶逐尋改大府少卿李玘為兩浙吊祭使
以代李損主客郎中盧振為兩浙起復使副
金彥英本東夷人為尚革奉御奉使高麗稱臣於夷王恭帝顯
德六年決杖一百配流商州

挫辱

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所謂尚禮義而重誠明也降自周李忠
信凌遲以候衛而執王人以蠻夷而辱漢使暨南北分峙好問
交通或仇怨之未平則禮遇之多闕苟執節靡屈蹈義不迴雖

惟歛艱蓋非其耻若乃臨難而變矢謀不滅自貽其憂又誰也
周游孫伯為大夫襄王十三年鄭人代滑王使游孫伯詣滑鄭
人執之

漢郭吉

史不
書官

武帝元封元年巡邊使吉風告單于曰能戰自將

兵待邊不能亟南面而臣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而留吉不歸還
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

蘇武為移中厩監天漢元年武帝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使匈
奴單于使衛律迫武降武終不可脇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
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
匈奴以為神乃徒武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
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趙德為軍候元帝時使屬賓與陰末赴相失

桂失
意也

陰末赴鎖琅

當德

琅當長瑣也若今
之禁繫人瑣矣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帝

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

張正為大中大夫成帝時夜即王興相攻漢遣正和鮮與并
不從命刻木象漢使道旁謝之

後漢伏隆為大中大夫光武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即拜
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遂
執隆而受永封

馬日磾為太尉敵帝時奉使袁術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
還備軍人十餘人使促避之曰磾謂術曰先代諸公辟士云何
而言促之謂公府祿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還既以失

節屈辱憂患而死

吳張弼為大常大司馬嘉和中與許晏使于公孫晏淵弼晏弇且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弼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諸郡縣以中使秦宜張群杜德黃彊弇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群且弇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餘日宜弇後踰城而走宜得達白驪白驪王遣人送還吳

陳王瑜為侍中高祖九年元年使於北齊以陳郡袁憲為副齊

以王琳之故

瑜即琳弟

執而囚之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

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並危殆數矣

齊僕射楊遵彥憫其無辜每護祐之天加二年還朝詔復侍中後魏盧昶為大子中舍無負外散騎常侍昶與副使王清石弇

使南齊既彼值明帝即位於是孝文南討昶兄淵為別道將而

齊以朝廷加兵遂酷遇昶弇本非梗骨聞南人云兄既作將弟

為使者乃大恐怖淚汗交橫齊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

唐歐陽裔封南海公高祖武德九年三月突厥寇震州裔為行人率行徒五十人將俺可汗牙帳謀泄為虜所拘

崔漢衡為兵部尚書德宗貞元三年閏五月充吐蕃會盟副使

為吐蕃所執漢衡乃夷言謂執者曰我漢使崔尚書也結贊與

我善汝若殺我結贊亦殺汝乃捨之尽驅而西行既已面縛各

以蠶木自領至於身以毛繩三束之又以繩連其髮而牽之夜

皆踣之於地以髮繩各繫於一橛又以毛罽都覆之守衛者卧

其上以防其亡送也至故原州結贊坐於帳中召與相見數讓

國家因怒渾瑊曰武功之難皆我之功許以經州靈州相報竟食其言負我矣舉國所怨本劫是盟在擒瑊也吾遣以金銀飭桎梏待瑊將敵於贊普既已失之虛致君等耳當遣君輩一二入歸執家族也呂溫帶瘡亦至結贊嘉其義厚給齋之結贊率其衆屯於石門遣中官俱文珍渾瑊之將馬寧馬燧之將馬弁歸遂送漢衡鄭叔炬等囚於河州掌榮扶余淮等或囚於故鄆州故鄆州分囚之漢衡與同陷者並至河州結贊今召之與孟白華中官劉延邕俱至石門而遣伍騎送至境上且齊表謂進及蕃原李觀使止之有詔不許更納蕃使受其表而反其人晉盧損為左散騎常侍高祖天福三年使於閩國王昶昶不郊迎不接見但遣其子繼恭陳主禮而已

專恣

周美行人漢稱使者皆慎選王僚斯不辱於君命若乃通聘結好則保其懽心省風察俗則蘓其民瘼按姦糾慝則去其人患雖有專命之心亦符苟利之訓其或執度靡遵威福自肆奮其冒臆忽彼簡書獎移於人罪盈於己以之擻咎又何逃焉以之圖全非所及尔

漢張翁為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患暴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侯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吾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不五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音瘦搜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

救之乃解去遣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伏叩頭
謝翁粹主頭罵詈主上書翁還坐死

韓昌為車騎都尉元帝時與光祿大夫張猛使匈奴呼韓邪單

于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尽單于足以自衛不懼郅

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不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恐

北去後難約束不可更共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

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

其物漢人為盜于匈奴匈奴人為盜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

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尽如盟昌猛與單于及

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刑白馬單于以徑路

刀金留犁撓酒徑路匈奴室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上也撓和也契金着水中撓亮飲之契刻撓撓也呼高反

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

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蕃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昌猛

擅與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誼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

羞國家傷威重羞辱也不可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

使無狀罪至不到不狀蓋無蓋狀帝薄其過以其罪過為之部有詔昌猛以贖

論勿解盟

夏侯藩為中郎將與副校尉韓客使匈奴時帝舅大同馬驃驎

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絕

地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就大鵬也黃首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反如得之於邊

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乘於無窮根為上言其

利帝直欲從單于求之直猶止尔為有不得傷命損威詔命不行故云

傷禽根即但以帝指曉潘令從所說而求之自以番意說潘至

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

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之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

斷關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復亦其報必大

漢得北地必厚報賞單于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潘曰詔

指也然潘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

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餘王所居地也偶音吾

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所生謂之所出單木鳥獸為相者潘客歸後復

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正知獨求

何也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房廡及車皆仰此山材

木謂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反且先父地不敢失也潘遷為太

原大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

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更經也音今徒番為濟南太守

不令當匈奴

譙玄為中散大夫平帝元始四年選明達故事能化風俗者八

人時並舉玄為綉衣使者持節與大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

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

後漢陳龜為五原太守順帝永和中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

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

獄免

北齊司馬子如至定州斬深澤縣令至冀州斬東光縣令皆稽

留時漏致之樞刑若言有進退少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白刃

臨項士庶惶惧不知所為

隋蘇威為右僕射文帝開皇九年持節巡撫江南得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領而還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尽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帝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改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閩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為亂生商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也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

王文同為常山郡丞煬帝大業中征遼不令文同巡察河內諸郡見文同見沙門齋戒素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北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違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感衆尽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同男女者數十俱復將斬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鑣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仇人剖其椎啗其肉而噉之斯酒咸尽

唐洪經綸德宗建中初為黠陟使至東都訪聞魏州田悅食糧兵七萬人經綸素昧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令歸農畝悅偽士順命即衣罷之既而大集所罷將士激怒之曰尔等久在軍旅各有父母妻子既為黠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自資衆遂大哭悅乃尽出其財帛衣服厚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人堅叛心

由是罷職

栢耆為諫諍大夫文宗大和三年充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詔曰頃以德州未下俾宣朝旨慰免勤瘁詢謀事機計日指程俟其速達而所至留滯謀兵自隨假勢張皇乘險縱恣奏報蔑聞擅入滄州專殺大將捕置送校潛送兗渠物議紛然速近駭聽貶循州司戶參軍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亞之可虔州南康縣尉周李玉為督善大夫世宗將用師於西南周王為轉運判官行次永興為人所說欲襲取歸安鎮在永興之南距永興三百餘里山路險阻不通車馬雖隸於永興其實蜀寇之校兒也玉素輕脫銳意邀功乃先以其事白於永興即度使王彥超彥超素知歸安路險深不之許玉稱奉密旨彥超無以沮之玉因移牒永興取本城兵士二百人徑往襲之既入山行數百里前阻隘路蜀寇奄至軍士多死其逃歸者十無二三玉遂為其所虜焉

受賂

夫奉皇華之命乘使者之車不畏簡書罔思廉慎恣彼貪叨之性廣求賂遺之貲而使君命不行臣節靡著至於此也蓋赤鄙矣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趙使者

史夫姓名

廉頗既奔魏之大梁趙以救困於秦兵趙王思復

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斗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

召漢司馬相如為中郎將使蜀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

晉李安為侍御惠帝元康中頻年大飢百姓流遺入漢川既入漢中上書求寄食已蜀朝不許遣安持節慰之且監獄之不令入劍閣安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為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荆州湍迅險又無舟舡蜀有倉儲又復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

宋沈勃為侍中時欲北封使勃還鄉里券人多受貨賂上怒下詔曰沈勃桀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豪故脇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還私記注病叛遂有數日

周旋門生澆受贓貨少者至百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勅法以正典刑

後魏崔黑子封遼公東有寵於大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首為諱乎允曰公惟幄寵臣答詔宜實又人告忌滅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罪實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為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光絕黑子以不為大武所疎終獲誅戮

胡莫寒孝又時為殿中尚書使西部勅勅簡豪

中武士而大納財貨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悻悻

部悉叛

閻文祖為中散孝文太和初南安王禎有貪累之
長安察之文祖受禎金寶之貽為禎隱而不言事

隋虞慶則為尚書右僕射突厥王攝圖將內附

使勅之曰我欲存立突厥披送公馬但取五

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勲高皆無所問

唐柏耆為諫議大夫文宗大和初滄州李同捷叛山東連兵日

日久耆啣命宣慰大肆生平所嘗廣受金帛妓女先是王稷為

德州刺史自元和中家稱大富為同捷之父全略劫之尽取其

家金帛為已有及同捷兵破耆又納稷之女為妓女宣慰使內

養馬國亮奏耆於送賊李同捷處得人言奴婢大小共九八綾

絹一千五百疋奉進止委所在長吏尋勸勅任分拆聞奏帝赫

恐俱竄殛及此受誅時人莫不稱快

梁曹守當為廣州宣慰使迴進馬三疋銀二千兩及香藥守合

價凡四百餘萬夫王者之命降於侯國彼以賄受此以賄上君

子惜之

後唐史在德為著作郎末帝清泰中允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

吊祭使贈數百疋就亳州賜之在德遺文本州取木與百餘擊

張皇其事以邀饋遺漢賓之子悉力以奉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六十四



